

崇拜中的參與

會長的話

藏在神的翼蔭下：經過風暴

譚靜芝博士
(本會會長)

感謝神！祂有說不盡的恩惠！
神是我的力量、我的詩歌，
也成了我的拯救！
祂的話是靈、是生命！
我是如此相信，
也是如此經歷祂話語一切應許的實在！
祂是活神，
我還活的時候要讚美頌揚祂！

去年5月中，我意外地發現左邊乳房有起角的硬塊，雖然心知不妙，心中卻有無比平安。我讓兄長代為安排醫生檢查診斷，一星期內就確診為乳癌，驗出是惡性且巨大的腫瘤，當時不宜動手術切除。我就如羊等待處置般，無聲地跟着醫生訂定的療程向前走，堅信神並沒有撇下和遠離我；同時，我只能盤算如何交出手中的事奉工作，推掉講學和調動講道的約會……

每步都經歷奇妙的恩典

感謝神！我能在短時間內被安排到私家醫生處開始第一次化療，那天正好是6月4日。第一階段化療共打12針。我大膽請醫生轉介，安排轉往公立的瑪麗醫院，繼續第4針及往後的療程，這為我減輕了不少經濟上的壓力，過程非常感恩。每星期療程如跳欄一般，我需要先驗血，次日覆診見醫生，若檢驗報告合格，就立即到化療中心排隊打針。日常生活中，我也要努力保持體重與紅血球指數在一定的水平，學習放鬆、等候覆診、放下工作、合眼休息、專心和喜樂地吃有益的食物。

此外，聖樂與崇拜研討營舉行在即，因一年前已安排的酒店無法退訂，所以我大膽地向醫生申請一星期免化療假期。其實，化療打了8針後我的身體已有一點撐不下去，卻因有這星期的緩衝，身體精神狀況得以緩和，也有體力關心聖樂營，真是神的預備！到第12次化療才猛然發現瑪麗醫院化療中心當日竟額滿無位，要延期才可以打最後一針。雖然治療的過程容易被人看為理所當然，多少時候我們未有留心發現祂的恩典，也未懂向祂感恩！凡事謝恩是多麼的重要，為我帶來極大的喜樂，經驗和知曉祂細緻的供應和保護，發現神同在是何等的福氣！神總讓人知道祂一直隱藏所預備的順暢是多麼奇妙！

第一階段的化療完成後，我就進行腫瘤切除手術。我的腫瘤因化療縮小了，我正在思索內中的奧秘、需要的醫學科技等。手術前要做神奇的定位插針。然後我面見一位非常專業的麻醉師，他給我建議及講解局部麻醉的方案。我就這樣簽字，等待手術時間來臨。

施手術那天，我一大清早辦理入院手續，直到被推入手術室，等候了整整一天。等候的過程中，我餓了，午飯給我提供的能量已經耗盡了；傍晚時份，手術室的冷氣溫度低得格外驚人，加上一一次又一次被換上冰冷的床，為求保暖，我全身都縮在一起。沒料到麻醉師插了5、6針也找不到我的血管，一次又一次，很痛。心想：不對呀，打了12支



化療針，加上驗血，同樣是找血管，一直都沒有問題，怎麼到打麻醉針卻多次找不着呢？我心呼求神：「主呀，幫我，我太冷了！」主應允了我的祈求，麻醉師即時找到我的血管了！後來，我奇妙地入睡了，又醒過來，聽到醫生叫喚我的名字，說：「手術做完了，腫瘤清除得很乾淨。」感謝主！當我回到病房時，已感到有胃口了，於是，隨即吃了一大碗飯！身邊各人都感到驚訝，怎麼能這麼快便吃飯？是的，我就像健康的人一樣，一天三餐都沒錯過呀！在整個過程中，我的體重都能保持，這就是神的奇妙！

手術後的後續方案，要等化驗報告和醫生團隊會診。結果，他們決定要再打4支化療針藥，俗稱「紅魔鬼」，是直接打入血管的粗大紅色針藥，並不經幾個鐘頭慢滴入藥，所以身體反應特別鮮明。醫生特別優待我，每隔三星期才打

一次，每次要自己補打 3 支白針，使身體抵抗力爬升，並附加止痛藥，以壓抑骨髓受刺激的反應。這 4 針從 10 月一直打到 12 月 18 日。

今年 1 月開始，安排下一步療程——電療，由擁擠的瑪麗醫院轉到東區醫院的放射治療部。經過第一個「設計」後，治療方案被醫生團推翻了。更新方案包括 16 次廣泛加上 5 次集中，總共 21 次電療。從 1 月底開始，我每星期連續五天都需要出入醫院，當中經歷冠狀病毒疫症的來臨、部分醫護人員的罷工行動、後來又有確診者住院隔離等，也體驗醫院的防疫措施日日提升和轉變。主親自保守我，在整個 2 月份都平安出入，療程無阻，唯靠主的恩典成全。感謝主，經主治醫生診治後，得知此腫瘤為初期，癌細胞並無擴散，一切檢驗的指數水平都顯示為正常。

迷糊的眼睛復明

今年 3 月，因猛烈的化療開始出現後遺症，除了手指和腳趾麻痺外，我的眼睛也受到很大影響：淚水分泌不正常、經常乾澀及眼力疲勞。電療療程過後，我去見眼科醫生，他安排為我的左眼施

行白內障手術，同時換上新晶片。手術所需用的左眼晶片，因度數特異而需要特別訂購，手術也因此延後三個星期。我真是因禍得福：本來天生弱視的左眼，卻重新「復明」。年幼時，因當年視光師技術所限，沒法為我提供適切治療，故我一直只用右眼；從未曾看清楚左眼，現在看得竟比右眼還清楚呢！只是，家裡暫時未有一副合適的眼鏡可用，影像還要重新適應，因為眼睛要等手術後三星期愈合，才能再配眼鏡。雖然如此，我仍要為這出人意外的禮物感恩，禁不住能用左眼的喜悅！如醫生所料，左眼手術非常成功，但由於唯一依賴的右眼，從幼時百多度近視，度數不斷加深，如今已是 600 度近視及 200 度散光，手術完成後的左眼與右眼度數差距仍是很大。所以，醫生建議盡快為右眼施手術，使兩眼視力度數靠近，但要先除下隱形眼鏡，這次更換的晶片就與常人的視力無異，一星期後就可進行手術！

感謝主！執筆的前一日已完成右眼白內障手術，等一個月傷口愈合之後，就再也不用佩戴眼鏡了，這是奇妙的消息。過往，閱讀細小的文字時，需要佩戴老花眼鏡；現在我將要徹底脫離戴眼鏡的負

擔。這是我從來未想像過的！自 6 歲至現在，由於左右眼睛視力差距太大，眼鏡鏡片厚薄不一、重量非凡，到廿歲能有隱形眼鏡改善散光問題，那時，已是感恩不盡！現在科技進步到可以手術植入晶片，真是意想不到——簡直是人心未曾想過的美好預備，享受從未有過的清晰，重新欣賞這美麗的世界，內心的感恩實在不可言喻！

我深深體會神的拯救是全備的，祂醫治的應許早已含藏在耶穌的救贖中。從前我是這樣經歷，現在祂也未改變。在這過程中，我體驗基督的順服就是等候與忍耐。休息就是一種對上帝的信賴，能使我們的靈魂對神的作為與供應更敏銳；凡事感恩是察覺神同在的喜樂，提供我們乘風破浪的能量！祂是行神蹟的上帝：使乾地有江河、化腐朽為神奇，使我瞎眼復見、雙目明亮！

在這段期間，我感謝同工們的包容與協力，承接我交出的工作，也感謝各方的關懷及問候、代禱與守望，主確實應允大家的禱告，我們要稱頌祂的信實！

願大家與我一樣，發現這位神又真又活，一同為祂大發熱心，跟隨基督，愛主愛人！

崇拜小知識

崇拜中的讀經

梁美芳姊妹
(本會理事)

以色列啊，你要聽！！

聖經描述創世的情況之初，上主說：「要有光，就有了光……說有，就有；命立，就立。」（創一 3；詩三十三 9）祂的話語一出，宇宙萬物就按照祂的旨意被造出來了，可見上主發聲是帶著極大的創造與重建的能力！上主古時已多方多次曉諭我們的先祖，又吩咐摩西建造會幕，祂定意按時和子民說話，頒佈誠命和教導他們……到後來，以斯拉在水門前的寬闊處向眾民誦讀律法書、耶穌在會堂宣讀先知書，全會眾不論男女老幼，從早到晚都整天站著聆聽！！

隨著時間的流逝，上主今天仍然藉著每主日的崇拜與子民相會。聖道禮儀中宣

讀聖經，就是上主繼續親自向祂的子民說話，闡明救恩奧蹟，提供活水嗎哪養育的時刻。由於聖言宣讀如此重要，有些教會在崇拜中設立「讀經員」為聖職：讀經員是被挑選，需要接受訓練和參與授職禮，並要求他們渴慕上主話語及追求聖潔的生命，以成為永生上主神話語的出口！

讓我們張開耳朵，側耳細聽永生上主向我們說話，我們就活了！上主的說話大有能力，能夠使人從淵面黑暗中建立起有序的生命軌跡！「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卻滋潤地土，使地上發芽結實，使撒種的有種，使要吃的有糧。」（賽五十五 10）



本會活動回顧及展望

李芝玲博士

(本會總幹事兼培訓總監 [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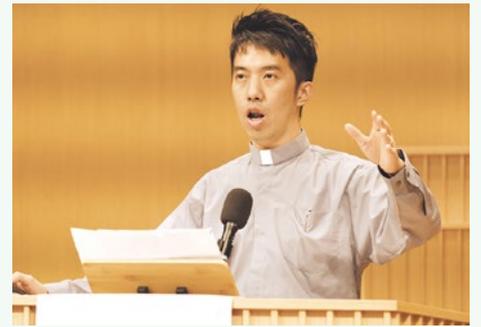
自今年1月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發之後，全香港以至全世界大部份活動都似乎被緊急煞停，香港教會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崇拜「轉形」。這個「形」是「形式」的「形」，由「現場崇拜」的形式轉為「網上崇拜」的形式。雖然近年開始有某些機構的聚會因應場地所限或希望吸引更多參與等原因，採用網上直播的形式進行，但對於普遍教會的群體，親身參與崇拜仍然是主流的形式，因為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各教會肢體聚集在一起，以互動、雙向、連成一體的方式敬拜神及回應神對教會群體的召喚，這實在是無法取締的一種敬拜行動。至於疫情過後，教會如何反思這段時間浮現的種種問題，那又是另外一個值得深切反思而又不能迴避的課題。

至於本會原定於過去幾個月舉行的活動，亦無可避免地被逼延期，甚至一再改期。特別是原定於2月26日首次與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灣仔堂合辦的「聖灰日」崇拜，也因此而延期一年，至明年2月17日的聖灰日。雖然聚會改期，但我們的工作並沒有因此而停下來。我們預備了一份「聖灰日」的靈修閱讀資料，讓需要的教會自由索取，希望藉此讓信徒對這節期有更深入的认识。另外，我們亦會於明年1月份舉辦「聖灰日」節期講座，向教會牧者、崇拜領導

及信徒講解聖灰日的屬靈意義及崇拜選材，為2月份舉行的「聖灰日」崇拜作預工，盼望大家到時踴躍報名參加。

今年5月21日與愛群道浸信會合辦的「升天日」崇拜就因為政府的限聚令改為網上錄播，而參與崇拜的事奉人員也必須規限在8人以內。故此，當天沒有詩班，只有6人的領唱小組，示範了一個不需要有大型詩班及樂隊，只要有豐富的崇拜選材及編排，以及會眾積極參與就能進行的「異地同心、神人互動」的崇拜。另外，亦因為有國內弟兄姊妹報名想參與這個崇拜，我們努力嘗試不同的途徑，最終除了本港有約接近200人，國內也有30多人參與。感謝主，因祂就是那位在我們還未想到之先，已為我們預備好豐富筵席的主，結果往往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如欲了解更多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https://www.hkchurchmusic.org/index.php/direction/376-ascenfes-1>]



▲ 升天日崇拜講員——譚子舜牧師

本會的三區詩班、講座詩班及社群合唱團也因疫情而暫停了練習，為了讓詩班員能在家繼續學習，我們幾位導師努力學習運用不同的軟件錄音及剪片等，錄製網上學習的影片發給詩班員，讓他們停課不停學，並透過聖經分享繼續牧養他們。感謝主！這次的機會，真的讓我們的導師也增值不少，也讓我們更加渴望及珍惜每次練習的機會，深深體會能有機會參與事奉也不是必然的事。



我們繼續為6月及7月份的聚會仰望主，深信祂必會在祂所預定的時間讓疫情過去，並會賜福予那些憑信仍然努力忠心事奉祂的僕人！

活動預告

安息禮詩歌的神學與選詩

(與牛頭角浸信會合辦)

聖詩剖析與頌唱(二)

講員：譚靜芝博士

指揮：蔣慧民先生

示範：導師 / 講座詩班



7月12日(日)下午3:00

牛頭角浸信會

九龍牛頭角道3號得寶花園地下

生之禮讚：先死後生

經費籌款音樂會

演出：梁敏瑩博士(長笛)

黃葉綺娟女士(聲樂)

余思靈女士(鋼琴)

周文珊女士(管風琴)



7月26日(日)下午3:30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大樓5/F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119號

觀主之道——又篇：基督、聖靈、教會

聖頌分析解讀系列(三) 講座音樂會

指揮及講解：蔣慧民先生

司琴：劉潔芝女士

示範：講座詩班



8月16日(日)下午4:00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禮堂

香港灣仔春園街77號竹居台

崇拜中的參與

蘇永耀傳道
(本會培訓總監 [中國])

隨著「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的持續和擴散，很多教會的崇拜聚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因著各地政府訂立的「居家令」或「限聚令」，及許多傳染病學專家所提倡的「保持社交距離」或「減少社交接觸」等建議，這些外在的限制，均為基督教崇拜聚會帶來史無前例的改變：教會暫停「實體崇拜」，取而代之的是「網上崇拜」。這些改變挑戰引發了一連串的討論，也挑戰我們。教會在思考實體崇拜和網上崇拜中提出的這些概念性和技術性的問題都指向現今關注的題目：基督徒是怎樣參與崇拜的呢？我們可以怎樣推動崇拜中的參與呢？這篇短文會從聖經和歷史的角度來說明我們在崇拜中參與的含意、內容和態度，並為今天的處境提供一些思想的方向。

我們___崇拜聚會？

鑒於政府在三月底實施的《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延至四月底疫情仍然持續，香港絕大部份的教會已經停止實體崇拜，而只有網上崇拜。當時，在一個短訊的群組中，有位姊妹曾經發問：「我們應該用甚麼動詞去表達：___崇拜呢？是『收看』？『觀賞』？『參與』？『聽睇』（睇就是用眼看的意）？還有甚麼動詞可用呢？」她繼續說明：「沒有發生影響的，可稱為『聽睇』；具有袖手旁觀心態的，可稱為『收看』；能發生深刻反思的，可稱為『參與』；因某大名牧而收看的，可稱為『觀賞』。」群組內的弟兄姊妹踴躍發言，發現事情並不如表面觀察這樣簡單。一位姊妹這樣回應：「即使我們專注或抖擻地參與，也可以沒有明顯『影響』；但一定仍是參與，而且是尊主為大的參與。」另一位姊妹這樣表達：「無論是平日的實體崇拜還是近日的網上崇拜，我都會遇上類似的問題：我有時只是『出席』崇拜，而非『參與』崇拜。」疫情中的網上崇拜體驗，讓我們對「出席」和「參與」崇拜重新定義：我們是怎樣「出席」崇拜呢？我們又可以怎麼「參與」崇拜呢？以上所列舉的動詞只是一些例子。今天，如果要描述我們跟崇拜聚會的關係，我們會用甚麼動詞呢？

崇拜學教授羅拔·韋伯 (Robert Webber) 在他其中一個著作 *Worship is a Verb: Celebrating God's Mighty Deeds of Salvation*¹ (《崇拜是一個動詞：慶祝神偉大救恩的作為》) 的前言中提及：「我希望這本書能幫助我們帶領我們會眾進入一個主動和更豐盛的崇拜。換句話說，崇拜是一個動詞。這不是一件向我們做的，或為我們做的事情，而是由我們做的事情。」² 韋伯這樣說，是針對二十世紀美國福音派教會的崇拜，會眾的被動性質作出批評：「我們只是坐著，並不用做甚麼，除了唱一兩首詩歌，或在奉獻袋中放下一些金錢。」³ 對韋伯來說，作為「動詞」的崇拜需要打破基督徒被動地崇拜的習慣；反之，我們需要擁抱主動崇拜的經驗。聖經中「崇拜」（作為動詞）基本的字義是：俯伏、鞠躬、服侍、事奉。認定創造主與我們作為被造之人的關係，無論在任何地點、不同時間，我們都要以各種方式盡心、盡意、盡力、盡性愛主我們的神，也要愛人如己。這是以廣義理解的崇拜，是對神恩典的回應。



雖然韋伯提出崇拜是一個「動詞」，他沒有反對一般人對崇拜這字的用法：崇拜也是名詞。「崇拜」（作為名詞）是甚麼會直接影響我們應該怎樣「崇拜」（作為動詞）。對韋伯來說，基督教崇拜是以基督為中心，透過聖道的宣講和聖餐的慶典，讓人經歷神自我啟示、耶穌捨己的愛，並聖靈的更新。⁴ 在崇拜中，神親自說話和工作，也讓人以話語和行動回應神的呼召。⁵ 我們讚美神、向神認罪、向神獻上禱告、與弟兄姊妹

復和、聆聽神的話、領受餅和杯、接受差遣等……這些動作需要我們「做」出來——以說話和行動作出回應，或簡單來說，我們需要以「參與」來回應神的這些呼召。以「參與」一詞來表達我們與崇拜的關係，說明了我們在崇拜中存在的必要性；同時，這詞留下更多討論空間——我們是怎樣（有甚麼動作，以甚麼樣的態度）參與崇拜的呢？

完整、有意識、主動地參與崇拜

雖然韋伯沒有直接使用「參與」這一詞彙，但是，他強調我們必須「主動崇拜」。在使徒行傳第二章，路加描述人對聖道的回應：使徒彼得在五旬節傳講耶穌的救贖，呼籲人悔改並奉耶穌的名受洗；聽到信息後的猶太人就「受了洗……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⁶ 在崇拜中「主動參與」，這理念在歷代教會一直都存在。公元後四世紀教會的「奧蹟教理」，就是一些對聖禮行動的解說，幫助當時的信徒更深刻地明白並參與聖餐禮儀。⁷ 中世紀的聖餐禮儀加入響鈴的儀式，幫助當時聽不懂拉丁語的信徒知道聖餐禮儀已進行到的高舉聖體的那一部份，提醒他們以神聖觀看來參與。宗教改革時期，教改家路德 (Luther) 和加爾文 (Calvin) 在崇拜中加入會眾聖詩和詩篇的頌唱，增加了會眾開口參與的部份。當然，我們沒辦法核實當時信徒的「參與度」，但起碼我們在歷代教會的見證中看到這是他們追求的目標。

「主動參與」(active participation) 這一片語，由教宗庇護十世 (Pope Pius X) 在 1903 頒佈的教宗手諭《關於一些事項的關注》(Tra le Sollecitudini)⁸ 中提出。庇護十世指出，讓會眾「主動參與」

⁶ 使徒行傳第二章 41-42 節。

⁷ Edward Yarnold, *The Awe-Inspiring Rites of Initi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R.C.I.A.* (Edinburgh, UK: T&T Clark, 1994). 例如，米蘭主教安波羅修 (Ambrose of Milan) 在解釋信徒在領受餅和杯的的回應：「所以，你們以『阿們』作出的回應並不是空泛的字眼。因為，你們是在靈裡承認你所領受的是基督的身體。所以，當你前來領受聖餐時，主教向你們說：『（這是）基督的身體。』而你們說『阿們』，就是，『是真的。』你們以口所承認的，願你們的心也堅守。」參 Yarnold, *Awe-Inspiring Rites*, 137.

⁸ Pope Pius X, "Motu Proprio: Tra le Sollecitudini," http://www.vatican.va/content/pius-x/it/motu_proprio/documents/hf_p-x_motu-proprio_19031122_sollecitudini.html; 英文版參 <https://adoremus.org/1903/11/22/tra-le-sollecitudini/>.

¹ Robert E. Webber, *Worship is a Verb: Celebrating God's Mighty Deeds of Salvation* (Peabody, MA: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4).

² Webber, *Worship is a Verb*, 2.

³ Webber, *Worship is a Verb*, 2. 韋伯總結了這個情況的原因：一）崇拜被牧師主導控制；二）會眾只是作為觀眾或聽眾；三）所謂的「自由敬拜」並不一定是自由的；和四）在崇拜中，神的奧秘不復存在。參 Webber, *Worship is a Verb*, 3-7.

⁴ Webber, *Worship is a Verb*, 21-63.

⁵ Webber, *Worship is a Verb*, 65-83; 109-127.

崇拜禮儀，不是單單為了增加他們的投入感，而是關乎生命的改變；⁹ 以保羅的話來說，是要「把基督的道理豐富地存在心裏」。¹⁰ 及至六十年代，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中通過的《禮儀憲章》（*Constitution on the Sacred Liturgy*），¹¹ 記載關於會眾的參與：

14. 教會切願教導所有信友，完整地（*plenam, full*）、有意識地（*consciam, conscious*）、主動地（*actuosam, active*）參與（*participationem, participate*）禮儀，因為這是禮儀本身的要求，也是基督信眾藉洗禮而獲得的權利和義務，他們原「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上帝的子民」（彼前二 9；參二 4-5）。在改革和推行神聖禮儀時，這種全體民眾完整而主動的參與是必須首先被注重的，因為禮儀是信友汲取真正基督精神的首要泉源……
30. 為促進主動參與，應該推行群眾的歡呼、回應、詠頌、對答，並歌唱，以及身體的動作和姿態。在適當的時間，也要保持嚴肅的靜默。¹²

怎麼才算完整、有意識、主動地參與崇拜呢？《禮儀憲章》提供一些建議，例如：會眾與祭司應同領一杯（《禮儀憲章》，55）、會眾參與禮儀中的代求，也成為代求內容的一部份（53）、會眾與祭司同獻上祭物（48），與崇拜中的讀經、禱文和詩歌使用當地的會話而非強制使用拉丁語（36, 54）。同時，《禮儀憲章》也說明怎樣是不理想的情況：「教會操心焦慮，切望信友參與這奧蹟時，不要像局外的啞巴觀眾……」¹³ 完整地、有意識地、主動地的禮儀參與「不是單單重編禮文、改變禮規，或移動教堂裡的傢俱。這是關乎內心的轉化，是關乎說一句立心改變的『阿們』。」¹⁴ 這才符合禮儀運動的精意：「它是個務實的牧靈運動，為普通人的基督徒生活的更新工作來作為其運動的核心和源頭。」¹⁵ 崇拜的完整、有意識、主動地參與是信徒生活的大事，是

基督改變生命的表現，是福音轉化人心的見證。

我們可以怎麼參與崇拜呢？

基督新教誕生在中世紀天主教被批判的處境中，對當時的神學系統（包括禮儀神學和聖禮神學）與宗教生活（包括時辰禱告（*liturgy of the hours*）、彌撒和聖禮）作出不同程度的改革。與此同時，學術主義、唯名論與人民主義的興起，引致中世紀後期對神學和理性的解說日趨重視。所以，教改家如路德、慈運理（Zwingli）、加爾文和克藍瑪（Cranmer）非常注重平信徒的聖經和教義學習；他們所提倡的崇拜改革也加入大量教導的元素：詩歌加入了聖經和教義的內容、崇拜中的讀經和講道重新被重視、禱文也被刻意被塑造成教導的時刻等。宗教改革後，一些宗派的崇拜更趨向頭腦化，以理性作為崇拜參與的主要模式；反之，理性以外的其他感觀比較少觸及、崇拜的美學元素不再被重視、聖餐的體驗也因著聖餐神學的轉變而漸漸減少。這些都成為我們今天的寫照：我們在崇拜中的參與是否局限在頭腦的活動中，而忽略了全人的參與呢？我們的參與是否只是在於明白講道、分析詩歌、解釋經文呢？除了理性的參與之外，我們還能怎樣參與呢？

崇拜參與的起點是我們的身體，就是神創造我們的身體，讓我們可以敬拜祂、榮耀祂。沒有身體，我們不能參與崇拜；沒有感觀，我們不能感受到完整的崇拜。崇拜是一個多感觀的經驗：說話與聆聽、觸碰與品嚐、看見和活動、有動感和感受。初期教會的崇拜是「聖道與聖桌」，是包含可聽見的道、可吃的餅和可喝的杯。我們在崇拜中必須留意我們是怎樣運用自己的身體的。例如，我們怎麼運用身體姿勢呢？我的老師曾笑說：「在崇拜中，我們只有三種姿勢：站著、坐著和跪著。」在崇拜中，為甚麼我們主要都是坐著呢？除了讓自己舒適一點，還有別的原因嗎？我們聆聽至高神向我們發言，難道坐著是我們對祂表達尊崇的最好方式嗎？我們是否忘記崇拜的字根就是俯伏跪下？關於身體的姿勢這個問題，在網上崇拜的處境中就更複雜了：我們應否在電腦或電話前站著，坐著和跪著呢？在實體崇拜和網上崇拜中，我們怎麼更多運用我們的味覺、嗅覺、視覺、聽覺和觸覺來參與呢？



自梵二會議，「完整地、有意識地、主動地參與崇拜」已成為天主教及基督教各大宗派崇拜更新的金科玉律。《禮儀憲章》為我們帶來一個正確的方向：所有人在崇拜中都應該有「完整、有意識、主動的參與」。所有人的意思包括「所有」在崇拜的人：「當值」的牧者與傳道同工、在「台上」或「幕後」的事奉者、一同參加的弟兄姊妹。我們該怎麼促進崇拜中的參與呢？《禮儀憲章》給我們的指引是：「除非牧靈者本身先受到禮儀精神與活力的薰陶，並變成禮儀教師，否則無法達成此目的；因此，必須設法使聖職人員先受到禮儀訓練。」¹⁶ 換句話說，教會的領袖一定要對崇拜禮儀有基本的理解；並身先士卒，以行動表現出完整、有意識、主動地參與。當大家在崇拜中頌唱激昂的讚美詩時，有些講員為了「養聲」而拒絕開聲讚美；在講道時，有些領詩或敬拜隊會「離場」，待領唱回應詩的時候才「回來」。有些人在台上帶領聚會時會「七情上面」，但在台下不用當值時卻漠不關心。這一切，我們的會眾都能看見的。作為教會的領袖，無論我們是否崇拜事工的領袖，都必須在任何時間完整、有意識、主動地參與崇拜。當然，我們不是為別人這樣做；但我們所做的，卻會深深地影響弟兄姊妹，甚至是教會整體的崇拜參與。

所有信徒都需要在崇拜中主動參與，只是，我們的參與是不盡相同，因我們的職份、恩賜、性格、經驗等都不一樣。但是，無論我們怎樣參與崇拜，我們需要自己問：我們有否與復活的主耶穌基督相遇？我們有否更多的愛慕三一神呢？我們會否為弟兄姊妹捨己呢？以下幾篇分享文章的作者，都在這段疫情期間經歷由實體崇拜轉到網上崇拜。他們怎麼維持崇拜中的參與呢？既然實體崇拜與網上崇拜的執行有別，那些適用於實體崇拜的做法，是否也適用於網上崇拜嗎？我們遇過甚麼難題呢？在網上崇拜中，我們怎樣保持完整、有意識、主動的參與呢？網上崇拜為我們提供了甚麼契機？又帶來甚麼挑戰呢？

9 Pope Pius X, *Tra le Sollecitudini*, Prolegomena, 9, 15.

10 歌羅西書三章 16 節。

11 關於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和禮儀運動的背景，參 Charles Davis 著，區美賢譯，《禮儀運動的特性》（*The Character of the Liturgical Movement & The Risen of Christ*），《崇拜更新與教育》（香港：香港聖樂促進會），頁 52-71。

12 *Sacrosanctum Concillium*, 14, 30.

13 *Sacrosanctum Concillium*, 48.

14 Rita Ferrone, *Liturgy: Sacrosanctum Concillium* (Mahwah, NJ: Paulist Press, 2007), 30.

15 Davis, 《禮儀運動的特性》，頁 53。

16 *Sacrosanctum Concillium*, 14.

我的崇拜參與

黃邵文弟兄
(宣道會西環堂會友)

還記得，疫情來襲初期，我和詩班員的討論焦點仍是：「是否應該戴著口罩練歌及獻唱？」料想不到的是，在疫情開始不多久，崇拜已不能在實體聚集的情況下進行，詩班的練習、獻唱也隨之暫停。

此後，我開始每個主日指定時間在家「收看」崇拜的直播。教會決定以實時直播崇拜現場的情況，盼望更能鼓勵會眾準時參與。與此同時，我需要在聚會前預備妥當一些物品：將網絡影片接駁到家中最大的電視屏幕、準備聖經和聖詩集、把程序表和單曲樂譜下載到平

板電腦……如果當天是聖餐崇拜，也將教會已派發的「杯餅套裝」放在附近備用。

那邊廂，教會中的事奉者於台上台下各施其職，有崇拜主席、領唱、司琴和音控員，現在加增了專人負責畫面分配、串流和監看。這段時間，傳道同工都需要成為科技專才了。

當我在家中參與崇拜時，我會按著崇拜主席的指示站立、坐下、唱頌、禱告和讀經等；只是，平日在現場會聽到會眾的歌聲，現在只餘下自己、我家成員及領唱者的聲音了。在家中的環境下崇拜，令我特別容易分心：崇拜之間會想喝杯飲品、吃點零食……但我知道，當我在現場崇拜時，既不會、也不必做這

些事情。現在，我只好多運用一點意志力來拒絕這些「誘惑」。

在無法參與現場聚會之時，網絡科技實在是我們崇拜參與的「及時雨」。雖然有時網絡表現會不順暢，間中會發生跳格、斷片、定鏡等情況，但在疫情之下，我明白這已是最好的了。

〔反思問題：我們可以怎樣為參與崇拜作好準備呢？〕



一些網上崇拜的建議

何立欣傳道

因著疫情持續，教會崇拜要轉到網上進行。在「限聚令」實施之前，教會崇拜仍能讓小部份會眾出席參與；於是，他們不其然扮演了詩班的角色。在家中的信徒，雖然單獨在家中參與網上崇拜，但因有「詩班」的支持，個人意識相對減少，可聚焦唱詩敬拜、揚聲讚美神。但在「限聚令」實施之後，連「臨時詩班員」也沒有了，網上崇拜往往由一個人帶領，也因著由一個人領詩，家中參與很容易變成：看崇拜、聽詩歌和聽講道。另外，有些教會預錄詩

歌部份，但卻礙於太多剪接功夫，反而令人似在看表演，而非參與敬拜。

另外，即使在網上崇拜中，崇拜主席仍可邀請會眾起立唱詩、以虔敬的態度一同禱告，這些動作有助於會眾察覺他們在敬拜中。詩歌方面，除了需要選一些熟悉、內容豐富的詩歌，領詩的音準更是首要的要求；教會同工，亦可以把樂譜和詩歌錄音於崇拜聚會兩天前發送給會眾，好讓他們可以在崇拜聚會前預習。在崇拜中，領詩若能作特別安排，如分別按歌詞，請男女對唱，或是默想，再強調以合宜的態度頌唱，這些安排亦能加深他們對敬拜的參與及投入。

這些細微的功夫，乃是幫助會眾與上主結連，甚具牧養性，對會眾生命必定有幫助。

除了詩歌頌唱，崇拜裡也必須有代禱。牧者可以把禱文寫成連禱（參詩一三六：啟應的方式），讓會眾參與，一同禱告，求主醫治這片遍受傷的大地、求主看顧醫護的平安……

在非常時期，願我們同心求主，更新教會的崇拜，讓我們能更親近主。

〔反思問題：作為帶領崇拜的事奉者，我們可以怎樣幫助弟兄姊妹參與崇拜呢？〕

疫情下的崇拜體會

張璧蘭姊妹
(宣道會香港仔堂會友)

身在外國，眼看香港的母會因疫情漸趨嚴重，需要開展網上崇拜。我們從未有過相關的經驗，但為了應付這突發的情況，需要在短時間內研究並試行在網上直播崇拜。感謝神！教會有忠心事奉的影音組，勞心勞力地做各樣測試，為求網上崇拜能流暢地進行。除了處理技術上的問題，教會也有提供網上崇拜指引，提醒網上的會眾也應與現場的會眾一同以各樣的行動參與敬拜，而非作為觀眾被動地「收看」崇拜。

後來，疫情擴展到全球，外國的教會也需要將現場崇拜全面遷移到網上進行。

經歷過與香港母會一同處理網上崇拜的安排，理性上，我明白神的子民可以跨地域、跨時空地以不同的模式敬拜主，也深信神可以藉網絡世界向世人啟示，亦知道人的回應在崇拜中很重要。但是，當我在電腦螢幕前按領會者的指示站立、唱詩和讀經時，我發現自己的感受與理性之間依然會有差距。即使頭腦上知道弟兄姊妹在不同的地方同時敬拜，但因「看不見」這敬拜群體，我依然感到「勢孤力弱」；深明我應「參與」崇拜，但仍依然難免有「收看」崇拜的感覺。或許這不單是網上崇拜的限制，也是人的限制。

這段期間，我深深體會：在崇拜中可見的敬拜群體，既是神同在的具體象徵，

也是幫助我回應神的重要元素。因此，我期盼著大家在疫情紓緩後能夠面對面相聚的那天。

願主垂顧我們！

〔反思問題：在「收看」崇拜時，我們仍可以「主動參與」嗎？我們有甚麼限制？〕



疫情下崇拜的參與

上主的婢女

在每一次崇拜中，信徒都是回應神的呼召一同聚集，按著神的美德，向祂呈獻祂應得的頌讚，並歸榮耀給祂。在疫情下，各人只能在家中透過電腦、電視或手機的螢幕參與崇拜，在不同電子器材前「聚集」。大家需要知道，神不單臨在教會中，也臨在我們各人的家中，然而，多少時候，我們「竟不知道」，因為我們在家中經常容易感到迷糊和容易放鬆。故此，所以我會這樣鼓勵在家中崇拜的弟兄姊妹：

一) 按平常崇拜時間收看錄播的崇拜，提醒自己現在不是「放假」或「休息」；

二) 穿著恰當的衣著（如不穿睡衣等）、不拿著咖啡、不吃著零食，乃按平常崇拜中開聲唱詩、讀經、一起禱告、專心聽道。（誠然，在「一人崇拜」中唱詩是相當困難的）；

三) 崇拜時務要專心，必須放下手上一切的雜務，不一心二用（需預先請「專人」照顧小朋友）；

四) 可相約不同家庭或弟兄姊妹，在某個家居中一同崇拜、彼此鼓勵，也起互相監督之用；

這段時間，教會也應盡量以直播、限時播放方式提供網上崇拜，將崇拜現場的實況呈現（包括一些「蝦碌場面」），

有助弟兄姊妹感受「現場感」，而非「收看」一個崇拜「節目」。也許我們都深深感受到「教會群體」在崇拜中的「協同效應」(synergy)：一人崇拜似乎失去弟兄姊妹的相伴、帶領崇拜的事奉者也失去現場的會眾，每主日只面對著現場少數事奉人員唱詩、禱告、講道……盼望經此一疫後，我們更珍惜神為我們各人所預備的屬靈群體——神的家，是我們一生聚集敬拜的地方，是弟兄姊妹心靈契合的時刻，一同迎向天上敬拜！

〔反思問題：當我們在家中或任何地方，按上述的建議去參與「網上崇拜」，會有甚麼分別呢？〕

網上崇拜領詩事奉的體會

蒙主所愛的但以理

作為一間連老帶少僅有數十人的小型教會，面對突如其來的冠狀病毒疫情，為保障弟兄姊妹的健康，必須作出緊急決定及即時安排：暫停一切聚集、提供網上崇拜。

感謝主，過去四個月，在資源、財政、人力皆缺乏的情況下，堂主任二話不說便獨力承擔起每主日崇拜領詩、講道、聖餐等職事；也感謝每一位外來講員的配合，在已答允的講道日子，配合堂會需要，為弟兄姊妹提供講道錄音。作為同工的我，也不敢懈怠，因著天父的帶領，並先後賜下詩歌和經文，我便按著祂的感動，每月一次向堂主任自薦領詩，跟弟兄姊妹分享詩歌和信息。

因著弟兄姊妹的習慣和參考堂主任的做法，我嘗試揀選一些 YouTube 詩歌影片，充當實體崇拜中的樂手和敬拜隊，在晚上辦公室夜靜無人之時，一邊利用電腦播放影片，透過電腦設定和喇叭不時調校聲效，同步開著手機的錄音程式，看著已撰寫的崇拜流程，在預定的不同時段，時而隨著音樂讀出經文和導言，時而望著畫面歌詞放聲領唱；左手時刻移動手機的擺放位置，右手則留意調校音樂的聲量，務求令錄音出來的效果，說話和唱歌的聲量不致差距太遠，讓崇拜參與者可清楚聽見領唱的聲音，被帶動參與唱頌，同時也不致被背後音樂蓋過而感覺吵耳……

回想這過程之時，仿佛也感覺到自己當時猶如七手八腳般的混亂，十分期盼身邊能有天使出現幫忙，讓我可安心和專注地帶領敬拜和禱告。因著器材、時間、能力和聲線等限制，每次為領詩錄音，都會遇上各種困難：有時是聲量不夠，有時是錄音檔案突然損壞，更甚是因多次放聲唱頌導致聲帶緊張、沙啞、不停咳嗽……只是，錄音仍未完成。難得「順利完成」一遍的錄音，反復細聽、不停修改，總是想多錄一遍，期望將瑕疵一一刪掉。總之，錄音檔案就是不情願交給堂主任。

每次錄音後，我都會發短訊給堂主任：「已很晚了，真的很累，我的喉嚨疼痛得說不出話來……已錄了六、七個檔案，還是不行，怎麼辦呢？還等得及讓我休息三數天，再試試能否多錄一次，才給你後期製作嗎？」一向認為我是完美主義者的他，總帶著憐憫的回應：「錄一次便好了！」聽錄音後更說：「我收貨了。」事實上，每次錄音後，喉嚨不適平均要休息一個月才得以紓緩，根本不可能重錄。

我心裡曉得：是的，實體敬拜中的領詩和敬拜，也是一次性的領唱，從來沒有重做。有誰要求我們每次的領唱事奉都要零瑕疵？是誰不能接受那一丁點兒的出錯、延遲？難道天父不知道我們的限制和不足嗎？祂何曾說過介意領唱者盡力唱頌後，近乎失聲的禱告內容？……我反復問自己：我對自己的事奉會否期望過高，或要求過於苛刻？作為一位體貼的同工或領唱事奉者，天

父既已將詩歌和信息賜下，我豈不當盡我所能將「最好」的擺上？至少不讓弟兄姊妹因我的聲音和錄音的質素，妨礙他們敬拜和親近主，這想法也很合理吧？還是我的自薦正好反映出自己的不自量力而不自知？……心情再次跌進難受、沮喪、混亂的深淵之中。

夜闌人靜，當我正流著眼淚、心情激動地寫著分享之際，心中徐徐響起：「你想起每次預備領詩時，天父如何帶領你嗎？你記得每次主日崇拜聽著自己有份參與的聚會錄音時，仍能投入敬拜和受感歌頌主嗎？……」是的，天父透過一個又一個的畫面，再次提醒我：在事奉中，看似孤單、混亂、無助，但每一次祂都親自帶領、與我同在、同工；我事奉背後的心意、限制和付出，祂比誰都清楚。這一切，祂看在眼裡、聽在耳中。祂對我說：「你已盡力，足夠了，我也收貨了。」

感謝天父，祂待我總是如此的溫柔體貼！

〔反思問題 1：當事奉模式轉變時，我們能體會神與我們同在嗎？我們相信主的恩典夠用嗎？反思問題 2：在疫情中，你如何決定怎樣參與事奉？這數月間有／沒有參與事奉於你的意義和感受是甚麼？〕



禱告

李芝玲博士

在疫情的陰霾下，讓我們一起以信心向上主祈求。

創造天地萬有的主，我們讚美祢，

因為祢不但是人類永恆的居所，

祢更是一切生命、氣息與萬物的賜予者！

向人啟示奧秘的主，

求祢讓我們在祢的無限之中，

看見自己的有限與無知，

並發現我們是本於祢、倚靠祢、屬於祢。

向人廣施恩典的主，

求祢憐憫人的愚昧與無知，

使我們認清自己的軟弱與無助，

明白我們的生活、行動與存留都在乎祢。

與人同在的主，

求祢引導我們進入祢一切的豐盛中，

使我們在絕望及看不見出路時，

得經驗祢超越的同在及引領，

使我們更熱心追求更清楚認識祢，

更熱切的愛祢，

更緊緊的跟隨祢。

使我們在被疫情威脅及經濟衰退的景況中，

得體會祢所賜的出人意外的平安，

使我們不致懼怕，

活出基督的樣式，

並向世人宣揚祢救贖的大愛。

仁愛、公義的主，

求祢帶領我們行走義路，

使我們在祢命定要審判世人的日子，

能以站立得住；

使我們在經歷祢的考驗與熬煉之後，

最終能到達祢為我們預備的豐富之地。

禱告藉賴那位遠升高天、賜下聖靈，

並將要在榮耀中再來的主耶穌基督的聖名而求，阿們！

香港聖樂促進會

會長：譚靜芝

董事：陳歐陽桂芬（主席）、歐榮均、何柏濠、羅月眉

副會長：李芝玲（兼總幹事）、蔡紹雄

編輯小組：蘇永耀（主編）、楊寶琪、李芝玲

設計：蔡紹雄

網址：<https://www.hkchurchmusic.org>

電郵：info@hkchurchmusic.org

電話：(852) 3590 2835

聖樂資源中心

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305 室

辦公室

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B 座 702 室

財政報告及奉獻方法

香港聖樂促進會財政狀況

2020年1月至3月

支出	HK\$	收入	HK\$
經常費支出：		奉獻收入：	
同工薪酬	374,850.00	經常費	371,738.90
資源中心租金	44,616.00	中國事工	19,081.04
寫字樓差餉	2,255.00	其他	17,151.67
水、電及管理費	16,238.90	步行籌款	673,563.67
其他	33,742.92	事工收入：	
事工支出：		詩班學費	67,712.00
詩班練習借場及其他費用	100,766.00	碩士文憑課程學費	12,512.00
碩士文憑課程	48,036.90	本書籍售賣	10,472.00
本書籍出版及版權費	16,000.00	講座 / 節期 / 聖頌分析音樂會	21,588.80
講座 / 節期 / 聖頌分析音樂會	15,845.00	其他	11,300.00
其他	19,701.10		
結餘	672,051.82		1,205,120.08
		盈餘	533,068.26
		償還免息貸款	(1,100,000.00)
		(不敷)	(566,931.74)



請奉獻支持我們的事工。若有感動奉獻，請掃描二維碼、進入以下連結或與我們聯絡。願主賜福所有樂意捐獻的人！



bit.ly/hkcm-a-offering

訂閱本會通訊

bit.ly/hkcm-a-news-subscription

